





天  
光  
文  
集

易說卷之三

天地以位分以氣合山與澤通其合也萬彙應焉天地之感也以氣聖人之感也以心心體周流宇內無所不通則無所不感故曰咸感也皆也以有意為感則彼我異視非所謂皆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故二少為咸彖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

咸說

謝翊而牽牽不始容也亦不始感也

天地以位分以氣合山與澤通其合也萬彙應焉天地之感也以氣聖人之感也以心心體周流宇內無所不通則無所不感故曰咸感也皆也以有意為感則彼我異視非所謂皆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故二少為咸彖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

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艮爲剛兌爲柔剛在上柔在下則不相交感今兌上艮下是二氣感應以相授與也艮止而兌悅能自靜止則不爲誦悅所以利貞也男之下女體艮兌之象故取女吉也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山虛而後能受澤也心虛而後能受人也有私意有成心則其中偏隘而窒塞不能容物亦不能感物故虛爲貴也虛本於靜故六爻以靜爲貴也初之咸拇小有所動而未傷於靜者也吉凶悔吝

所未見也二之咸腓附物而動者也陰柔本非吉而以居故吉也三之咸股隨物而動者也陽剛宜無吝而以隨故吝也曰執其隨者其志甘於是而執之不變也四在三陽之中當心之位感之主也以陽居陰易於失正故戒以貞也憧憧往來非貞也人心之往來猶氣化之往來不能息也而憧憧則失其自然非天地正大之情矣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其所感者有限故曰朋從爾思也五之咸脢欲動而能靜者也應二

比上欲動也剛中自持能靜也晦者心之上口  
之下已發於心而未形於言慎其所感不謗口  
說悔所由免也上六為悅之主居感之極以聲  
音笑貌感人其感淺矣故曰咸其輔頰舌也此  
動而失靜者也感之道在於中正下則其為感  
也微上則其求感也過取象於體者體之偏者  
感之偏也四不明言心者其官重也

### 恒說

天地之道靜其常也動則所以能常也靜則其

理一定動則其機不息也象曰雷風恒者剛上  
柔下其理一定而震出巽入其機不息也是以  
亂常者不知理者也泥常者不知機者也能盡  
變者能體常者也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  
久而彖曰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君子體之所  
以審時度勢酬酢萬變而不易其方所也初之  
浚恒上之振恒不知常者也四之無禽五之從  
婦不知變者也初以柔居下而四不能應又為  
二三所隔則排決而深求故曰浚恒也上以柔

處極而恒德將渝又當震動之極則振搖而無  
守故曰振恒也始則無與而求終則無事而擾  
違時昧勢不知常者也四以陽居陽處非其位  
而欲持保以爲常故依違而不能成天下之務  
五以陰居陽德不當位而欲順從以爲常故多  
姑息而不能制天下之義臣喪其功君損其威  
不知變者也九二位雖不正居則得中亦能度  
於常變之間者也曰悔亡者不能無悔而悔則  
亡也若三之不恒其德則羞辱承之旣不知常

又安知變也要而論之四五無才之君子也九  
三無德之小人也初上有君子之才而失君子  
之道者也賈生之太息安石之紛更是也九二  
庶幾矣而所位在柔亦非恒之正也恒之正者  
卦象備之矣卦言利有攸往而象言立不易方  
惟能立則能往也諸爻惟上爲最凶以其不能  
立也靜爲躁君安爲動主所以立也不能靜不  
能安故不能立也

遯說

遯者聖人之不得已也陰柔方長故退藏以伸其道於身則塞於道則亨故曰遯亨也陰長未盛正道尚未全滅故曰小利貞也君子既遯則能正其身亦不能使天下大正也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者五以剛當位而下應於柔屈其剛以就柔與時之義也迹不示異心不求同君子之所以與時消息也象曰天下有山陰長之象也積陽爲天積陰爲地山者地之高峻今將逼於天是陰長也乾剛而上艮止而下形近勢遠

不能凌逼則有遯之意也君子體之以遠小人  
不惡而嚴則能善其遯者也初居於內小人也  
其勢尚微方潛踪匿跡以啗君子故曰遯尾厲  
也遯尾者雖揜閉而不免於露也勿用有攸往  
者抑之使勿進也二處於中小人之得位者也  
陰有所媿進而逼陽四陽之避皆以二也陰微  
則拒漸長則執然不可以力勝也用中順之德  
以固結其志則彼亦不能勝我而伸其說矣是  
二爻皆所以處小人也九三上承三陽下遏二

陰遯之所賴者也今乃比於初二且遯且係不能自決宜其困也然能以剛自守如畜臣妾然撫之以恩而不寄之以權則小人常爲我役而不爲我害故吉也蓋當天卜之責身未能去則調停其間而默爲之制不遯以迹遯以心也梁公鄴侯是也四應於初心雖好遯而未能即遂者也故戒以小人五居其中道能嘉遯而猶有所應者也故勉以貞吉好而爲否不決於前者也嘉而不貞不固於後者也上九超然處外無

所應無所係優游寬裕肥遯之謂也道德仁義足以自潤卽槁項黃馘於林壑而默扶陽剛幽贊化育何不利哉夫遯者困也而曰亨遯者不利也而曰無不利蓋全其身所以亨其道也亨其道所以利天下也夷齊以身孔孟以言樹表於一時作則於萬世所謂亨也利也若偏介虛寂馳逸而慕高非君子之遯也

大壯說

易以大爲陽小爲陰大壯陽壯也六爻以初二



為少三四為壯陽自復而臨而泰至四過中則  
盛矣四陽進而二陰退君子道長之時也君子  
之進小人所忌也進不以壯則羸而莫決壯不  
以正則決而不服故大壯利貞也君子以天地  
正大之情處小人小人安有不服者若過暴則  
招殃銳進則速退皆非正也然而欲治人者必  
先自治故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  
履威嚴果決以去其惡如雷之震於天上正之  
至也壯盛之時不為侈溢自繩以禮非正弗能

也初以剛居剛始事而銳進失其正者也二以  
剛履柔居中而能守保其正者也三當乾體之  
終大過於剛故正而危不遂其壯也四當震體  
之初不極於剛故正而吉能遂其決也三有所  
隔而四無所禦處勢之不同也四位雖不當然  
為壯之主領群陽以決二陰任天下之事而有  
天下之功則聖人之所貴也藩決不羸陰已退  
矣而猶且壯於大輿之輓懼其復也唐之五王  
惟違此義故勝而復敗也象曰尚往旨哉其言

也四之藩陰爲藩也三之藩陽爲藩也以陽觸  
陰則決以陽觸陽則羸也君子方攻小人而復  
自相矛盾則勢不合而功不成也三之志非不  
正也道則未盡也其待小人也以壯凌之而欲  
遽其上其待君子也以網羅之而使出其下故  
不特小人叛之而君子亦且離之進無所與則  
爲羝羊之羸角也五以柔乘剛爲剛所惡者也  
群陽方進勢不可止能自喪其壯不爲違拒亦  
剛所不害也曰喪羊於易者險難未來而爲之

豫防也上六當壯之終處動之極雖柔而亦用  
壯不知其不可也故有進退不利之象然苟知  
其艱安乎柔而順乎剛則吉也是六爻也於陽  
則欲其決陰於陰則戒其違陽聖人之爲世道  
計也聖人豈惡陰而仇小人哉懼其爲害耳故  
於大壯而以天地之情爲言也天地之於萬物  
也情在於生聖人之於萬物也情在於仁以天  
地之情治天下故雖決小人而無有害之之意  
若與之爲鬪與之爲仇則非天地正大之情也

晉說爲卦其下三爻坤麗於離爲下附上之象  
其上三爻離上於坤爲上接下之象上接下附  
所以進也下之附上貴在於正上之接下戒在  
於貪初之催如能自抑而進不競者也二之愁  
如能自慎而進不肆者也三之衆允能推誠而  
不獨進者也故初二曰貞吉三曰悔亡皆得其  
正者也四居明之下故有所忌五居明之中故  
無所恤上居明之極故有所伐鼯鼠貪而畏人

者也惟貞且厲則能免也失得勿恤者聽物之  
去來也維用伐邑者不廣求也三者皆戒貪也  
士之附上急於求其信非正也上之進士急於  
求其附則貪也故下曰罔孚裕無咎而上曰失  
得勿恤也初之罔孚至三而衆允則無不孚矣  
順之至也五之勿恤至上而伐邑則有恤矣明  
之過也初言無咎三言悔亡而二獨言受福者  
柔貴於中也在坤之中故曰王母也受茲介福  
者格於幽也上言晉其角者角在西南日過於

中之象也明出於地過則將夷亦消息盈虛之理也

明夷說上

明夷者明有所傷也明有所傷而聖賢於此艱難堅固順其則以處之外不炫明內不傾志使身之與主卒無所傷此其心也或不得已則寧傷其身而君之不能不傷也聽之於天而已故以文王箕子為喻坤道為順文王箕子順之極者也而或者乃以九三之事歸之湯武至以大

首為闇主之象此非聖人所以示人也湯武之事不可與文王箕子並論也其革命也不得已也非可為則也聖人必不以其不得已者示則也是卦也以上六為明夷之主而曰初登於天后入於地言其自傷也主而自傷猶可言也臣而傷主不可言也故自初至五皆臣子所以扶傷也初之去也二之拯也不傷已之誼也不傷君之明也四為柔之正去闇地有間臣之疏者也五為柔之中居闇地已迫臣之戚者也故四

不敢默而五不敢激也入於左腹者開陳善道以牖其衷也左爲尊象故以喻也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者收其邪心於外也此法家拂士之義小有所傷而於君無傷也親者而效之則上下有傷故箕子之明夷惟自晦藏也三之于南狩者除其傷君者也文王之伐崇伐密是也崇密不順於紂故伐之也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者率其二以服殷也非臣其二以服殷也此所謂柔順之至也若平勃之誅諸呂李郭之除安史亦所謂得其大首也不可疾貞者急則所害廣而近於作威也嗚呼聖人之處明夷也分所不容已也分有當盡而義則不同于飛非高也爲奴非卑也拯馬非急也南狩非專也入腹非許也期於貞而已矣貞以治夷其扶傷也無所不至而心不忍言主之傷也嗚呼天王聖明豈知其傷也此聖人之心也

明夷說下

君子以明治夷其去與就視義也義可去則就

爲汚義可就則去爲薄去而不決奚得於去就而不拯奚取於就惟就而能拯去而能決斯義也明之至也初處微則義當去也二當位則義當就也自三以至五皆義在就也聖賢志在生民豈忍於去不得已而去也故就之義爲多也世之治也言鳳凰于飛飛而上也世之衰也言明夷于飛飛而下也故曰垂其翼也三日不食困之極也辭豐而就約則庸者恠未夷而先遯則愚者疑况以夷闇之世忌潔惡正宜有言也

在君子何恤人之言也其所全者大也孔子之去所以全魯君也申公之去所以全元王也雖去而亦拯也黨錮諸賢則違斯義者也故去不可以不遠也彼不去者必有爲也二之用拯是也明夷而夷於左股傷其大臣也拯之不速害將大矣若閔天之全西伯祁奚之全叔向則馬壯者也有垂翼之智則有馬壯之才天下之事固非貪昧隱忍者所能曷也

家人說

家人之卦離下巽上明而順也明而順則無不正也風自火出先賢以爲橐籥之火也有劓範之意焉物順於火家順於主其義一也故君子體之而言有物行有恒也初九明之始也九三明之極也以明爲用故閑有家也閑者爲之法也嗃嗃者用法之過也若懲其過而嘻嘻焉則終吝也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故曰悔厲吉者與之也愈於悔亡也四柔得其正能保有其家者也故曰富家大吉也非所

謂能富其家也五以巽之中而應離之中剛柔並濟其德至盛自能感格有家也曰格則不必閑矣故曰勿恤也上九家道之成也人情久則易怠故以反身勉之有孚於內威如於外是以終吉也終吉則所謂有恒也

聖人睽說上

睽言小事吉者言小其事則吉也聖人當天卜之睽散而合之其事非小也特以睽散之時衆志猜疑批窾導却所值艱阻以大視之則愈難

以小視之則差易故曰小事吉也剛者自大柔者自小說而麗乎明進而上行得中而應剛皆柔之爲也其不自侈大所以終合天下之睽也聖人恐人以為小事故復以三才推廣其義而言睽之時用大也小其事所以大其用也初之見惡二之遇巷三之天剿四之交孚五之厥宗皆自小也至上之遇雨則天下之事無不濟其所用者大矣自古豪傑處於卑小而以安國定衆者何限如平之交勃實之吊讓子產之賂伯

石仁傑之交二張是也漢之袁何唐之李鄭欲討君側之惡而過視其事遂至於睽散而不可解則無得於易之義者也

睽說下

火上澤下天地之氣不相交合故爲睽睽至於上而極矣物極必反睽極必通故有遇雨之象陰陽和暢則睽所以合也睽離之時上下交疑必合而後釋故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凡物之情信則合合則愈信疑則睽睽則愈疑疑者小



人之道非治世之事也二女小人之象也其同居則無不疑也睽之疑也在柔尤甚惟剛足以去疑而成合也初與四皆剛也初曰見惡人不疑而見也四曰交孚不疑而孚也二與五應三與上應而三五皆柔故有噬膚天劓之刑也初四不刑而遇則疑之去也初言喪馬者馬於物爲陽又能識途則無疑者也喪之而復疑能亡也處睽之初未能言群也四之睽孤疑於衆也遇元夫則信於君子也二之遇主於巷聖賢達

節之事其迹則疑其心不疑也惟以剛中故不失道也三則合於上而疑於二四者也後曳前掣疑也四自上而剝二自下而剝上下俱刑執志不回信也蓋以陰而違所承乘之陽則無初以陰而合所應之陽則有終是疑於始而信於終也六五之治睽也能宗二之賢也噬三之間也蓋雖以陰居陽實能以陽制陰所謂剛柔相濟也曰往何咎者不疑於行也上九處睽之極明而爲察剛而爲狠者也猜其所應至以爲豕

以爲鬼則疑而至於妄矣三不畏其疑惡而終  
獲婚媾則能以正應也已獲婚媾而猶曰往遇  
兩者睽之合也恐其懈也愈枉則愈和一德終  
始衆異併消故曰群疑亡也嗚呼盛世君臣神  
交志感不言而喻今且至於說孤至於噬膚至  
於天且劓而後疑者以合則德其衰也已

蹇說上

處蹇者以止爲尚濟蹇者以往爲尚故卦曰利  
西南不利東北往也彖曰見險而能止止也二

五言往者當濟蹇之責者也初言往蹇者戒其  
止也處下故也他言往蹇者欲其慎於往也非  
止而不枉也聖賢當天下之蹇不容坐視惟其  
勢不可行則止而不枉苟機會可乘誰惜其身  
而不枉也利西南不利東北何也西南坤位也  
東北艮位也以乾之四往居坤之五而爲坎五  
居坎中位得其中將出坎而爲坤故曰往得中  
也三爲艮體之主止而不進則常在險中故曰  
其道窮也蓋此卦之義全在於往故又曰利見

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然正邦之本又在反身修德故象詞又以為言也水在山上止而不流有蹇之象也水性就下雖在山上終應反下其止也未嘗不枉也君子之反身修德所以往也諸爻皆不言吉而上之陰柔乃言吉者以其來三也稱三為碩者尊陽也三以陽剛處陰之中為初二所附為四所連而上能來三則眾爻皆來蹇可濟矣夫欲濟天下之蹇者非上下之剛明不能也三之與五皆陽剛也五不進上則無以來三三不就上則無以助五三五之合合於上六也上六坤也故利西南者勉九五也

其蹇說下

初之來譽者何也初之在下以不枉為來不枉則能全其身而無濟於事徒獲譽而已然君子之心雖其不枉亦未始忘天下故曰宜待也二則才不足者也三則援不足者也謂之無尤功不如志也謂之內喜外則猶乖也四本乘剛而

能連之以陰下陽當其本實也故曰當位實也  
五以居尊立乎險中故云大蹇也二之陰柔不  
足獨助故云朋來也推賢讓能是能盡匪躬之  
節者也故曰以中節也上處蹇之極恐其高蹈  
故曰利見大人也嗚呼聖人濟蹇之心蓋如此  
其急也

### 解說上

解之利西南者何也坎震爲東北之卦而往西  
南則陰陽相濟難所以解也二五當解難之任

者也以九二往輔六五是陽往而濟陰也是爲  
利西南也上六坤畫也以順體居動極五任之  
而成解之功亦爲利西南也故爻詞之無不利  
與卦詞之所謂利者相應也陽之遇陰則爲得  
朋故曰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君子則吉小人則  
孚是衆之得也出險者以震震動之極也動不  
以順衆無由得也往之西南以順獲衆所以爲  
利也無難則退守其靜有難則速濟其阨有事  
避患非順也無事求功亦非順也故曰其來復

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象言赦過宥罪而爻曰獲狐，曰解，毋曰射，準非赦宥之義也。蓋惟能去天下之大害，則其小者皆得解緩。除害施解，非剛柔並濟不能也。解所以繼蹇也。蹇言利西南，不利東北，而此但言利西南者，何也？蹇難之未濟者也，故所利在往，不利在止。解難之已濟者也，故可以往，亦可以止。進止皆宜，則東北西南無不利也。

解說下

雷雨之解也。以破陰為功，君子之解也。以去小人為功，故諸爻之義皆言去小人也。小人之來，必有所召之者。三以才柔而居下之上處，非其任內，則樹黨外則致戎，小人之標幟也。曰貞吝者，乘君子之器，則勉為正事，懷小人之心，則終為可吝也。三之召難，非九二與上六不能解也。九二居於中，拂士也。上六處於外，方鎮也。曰獲狐，曰射，準則各能勝其任者也。狐為邪媚，壬人蠱正之象也。準為鷙害，雄傑逼君之象也。此九

二上六之所必除也四以陽剛處輔弼之任者也解難濟險非一人所能勝故必資朋以自助也九二上六其朋也朋之不至附和之徒為之間也解而拇則九二上六孚矣不但言拇而曰而拇者以其所親也五履中而應剛有四為之求朋有九二上六為之除害用人而不自用者也故惟推誠以結於君子君子既結則能解難而小人亦化矣君修其德臣尸其功故射獲之事歸之於下而君無與也夫欲解天下之難者

非能任天下者不足與有為也二以剛應五五以柔任二剛柔相資能任天下者也剛者恐其恣於擊斷故勉以黃矢柔者懼其易於眩惑故勉以維結也二五不言剛柔之際而初言之者二以剛居柔中五以柔居剛中剛柔本自相協也惟初以柔居乎坎之下四以剛動乎震之初剛柔遠接而未能近協也惟未協故不能有為惟已接故能無咎蹇難方解否結方釋則以安人心為務未可以言去小人也

入山損說上

損非聖人所與也造化本有消息盈虛之理而聖人爲之裁成輔相損過以就中則雖有所損而實無所損也其爲卦也以陰損乾之陽而爲兌以陽益坤之陰而爲艮艮陽止於上而受益兌陰悅於下而甘損有孚之義也故損之爲道貴孚不貴強也孚則元吉無過之可正而利有攸往矣剛不以損消柔不以益盈下無邪諂上不驕泰以斯有往物無距也曰二簋可用享者

行損以信則二簋足用鬼神且約矧於人也然至約不可以常居剛德不可以常損故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也時盈而損則損猶益時侈而約則約猶豐也聖人之功用固與造化劑而非有所過也故初則酌損以爲損二則弗損以爲損五則以損爲益上則以不損爲益四則因益而得損三則因損而得益也所謂可損之時莫過於三然九三上而爲上則上六下而爲三剛合柔而得友柔合剛而得臣兩卦相得

所謂雖有所損而終無所損也

損說下

初以剛居剛而損以益四順也二以剛居柔而損以益五狗也故初貴往而二戒征也曰已事遄往無咎者視上之事若已之事速往以赴之無咎之道也居兌之初過損其剛則為失已故又酌損之也初已損剛二復損已則剝道成焉故利在守不利在行也守則為九二征則為六二也貞者守也以明資順以實助虛所謂弗損

益之也三之言行者何也陽道上行故也三陽為乾損乾之上爻以益坤所謂三人行損一人也損非委也益非贅也陽不得陰不成陰不得陽不生陽往陰來故得其友也艮兌相合以生物上下相與以經化言陰陽君臣之大義者無過於此矣四以柔居柔而有疾能治之者初也五以柔居中而多疑能決之者二也臣能受人之損故直者盡其誠君能自損故知者竭其慮天人交助故曰無咎曰元吉也上九以乾之陽



自益以坤之陰益三則弗損於已而有益於下  
上全其剛下受其益何咎之有然居益之極或  
自侈而不貞當艮之終或自滿而不進故勉之  
以貞吉利有攸往也正道自持剛德日長臣天  
下矣而不富之以自利也故曰得臣無家無家  
者損之之謂也

益說上

益者天下之大利也乾以一陽益下而為震坤  
以一陰應乾而為巽天施地生物所由利故聖

人體之施益於下以利民也利天下則能用天  
下以濟大事無不濟也故曰利有攸往利涉大  
川而孔子彖之曰木道乃行夫帝出於震齊乎  
巽震木之陽也巽木之陰也木道之行作事之  
際也故初言大作二言享帝三言征伐四言遷  
國皆動衆也至五而惠德則衆益之矣益可受  
也不可過也益而不損作而不止則違謙犯盈  
天人所棄擊之者至故曰莫益之或擊之也諸  
爻之言益喜益也上六之言莫益戒益之過也

然聖人不但爲戒於過益之時而且戒於受益之際言元吉於初言貞吉於二言中行於三四言有孚於三五未嘗不以益爲懼也以益爲懼此其所以卒獲益也

益說中

象曰風雷益者雷動於前風散於後然后萬物皆益此益物之義也雷風交作則相益之義也恒言雷風而益言風雷者雷陽之爲也風陰之爲也陽上陰下天尊地卑之定理故曰雷風恒

也若陰上陽下則陰升而助陽陽降而資陰天施地生之妙用也故曰風雷益也夫造化之道常則有變變則能常損盈相乘盈虛不已變也所以能常也知益之爲損知損之爲益則能恒於其德故益卦乃恒之交也益之窮將復易位而爲恒矣上六曰立心不恒凶戒之也勉之也

益說下

陰利於小陽利於大初本陰也而損乾陽以益之則大矣受益最深居動方始體夫剛德以之

乎巽以斯爲報必獲大功然官薄事厚爲非大善則爲躁動咎之道也故必元吉乃無咎也二以柔中之德爲五所益剛柔並濟之君子也剛可以決疑柔可以誌祀故王者用之以薦於上帝使之主祭帝必享而受之也前之吉言臣之吉也後之吉言王之吉也二本貞也而爻位俱柔懼不固守故勉以永貞也三以陰居陽處非其據事違乎謙而欲以求益咎不免也然當震之極承巽之始能以身捍天下之難而不居其

功斯受益矣兵凶事也三應乎上上之受擊宜其捍也志不爲私故曰有孚道不至亢故曰中行皆戒詞也告公用圭者歸功於上使受君之賞也四處巽之始體柔應剛卑不窮下高不處亢位雖不中用中行者也以斯告公無有不從而上亦依之以遷國也初本坤體而上遷於四四本乾體而下遷於初遷國之象也九五居中履正益之主也上不以小利而惠民以實心下不以私恩而惠上以實德精神感通猶之天施

地生也若上九之不行益於人而求益於人則人莫益之而反以擊之昧於損益之義者矣義理之心人孰無之惟其蔽於欲則失其初心而剛德以虧故曰立心勿恒凶吉凶之道豈由天哉

夬說上

夬以五陽決一陰其為力無難也然而其詞諄諄有戒者不以陽長忘備也故曰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己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揚於庭

者聲小人之罪也孚於號者樹君子之朋也有厲以省身也告自己邑以行於近也無逸志無私昵則不示隙於彼矣然又必不利即戎而后利有攸往也小人之處高也匪戎不去而曰不利即戎者言戎雖當用不以為利也苟專恃乎戎而其道不修其謀不審則勝負倚伏之機亦未可必故不利即戎乃利有攸往也攸往者進而決之也曰健而說決而和者陽之為德健而能說故決而能和也君子以天下萬物為一體如

陽德之無所不及其於小人未嘗仇視而物畜之也惟獨恐其剝陽以爲世道累則不容於不去耳而矜惜之意未嘗不存故雖用壯以決之而若釋痒癩於體不少失其和也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兌澤之氣上騰於天則成雨而下降和之至也其解陰蕩濁則有決小人之意而天下沾其潤也君子能去小人之害物則能施德於天下其亦如造化之和也然苟自居其德不推功於衆則未免失之

忌媚且亦爲群陽所忌矣當夬之時陰雖微蔓五陽自當協力以決之不宜自相乖異也此亦聖人扶陽之意也夫曰不利即戎和於敵也曰施祿及下和於下也不居其德和於黨也卦以夬名而其用則和此陽之德也

夬說中

夬之爲卦決一陰以全純乾也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剛長則天下之能事畢矣陽之與陰其機相爲屈伸其數相爲勝負陽不長則陰不

消然而陽之長也難陰之滋也易是故聖人之  
所爲汲汲也上六之象有曰無號之凶終不長  
也言不長以懲陰言長以勉陽也卦詞不言吉  
而言利爻詞不言吉亦不言利者警戒之至恐  
陽德之怠而衰也初之言爲咎也二之言勿恤  
也三五之言無咎也四之言悔亡也勉之也慰  
之也三與上皆言有凶者三與上相應也壯頡  
之凶止其應陰也無號之凶絕其援陽也或曰  
造化之運行也不能無陰天之生才也不能無

小人易何以絕之深也曰數乖其心則造化或  
有所屈道終其用則人事亦有所伸聖人不能  
使陽之無陰然能使陰之不勝陽是故四凶之  
在剛之未長也比屋之封剛之乃終也嗚呼利  
有攸往此聖人之事也

夫說下

初之壯趾始爲令也陽方微而虞其躁動也二  
之惕號申其令也陽處中而善其能戒也曰往  
不勝爲咎者言若往而不勝則爲咎矣非言其

不勝也三怠寇者也四養寇者也曰壯於頄雖  
義形於色而反致其疑凶之道也君子於此夫  
夫以致其決獨行以絕其應則既已不牽於私  
矣即與之相遇又必若濡而外不爲異有愠而  
內不爲同斯善處小人者也四泥於和而失所  
倚故止則不安進則不前不果於決者也雖勉  
之使進其孰我信所謂聰不明也五乘尊以決  
陰如決萑陸之易然而最近於上是可虞也勢  
接則彼易彌情昵則此難斷即過於決其於中

行無過咎也天下有過剛而爲中者五之中行  
是也上六以一陰處極其黨將盡而恃三爲應  
恃五爲比則或號跳以求免故絕之曰無號爾  
之終有凶其宜也亦以戒三五也曰不必惜其  
號跳彼之終當有凶不能免也蓋小人計畫無  
俚必求合於君子君子或忽其孤而不虞其變  
爲調停包荒之說使其餘孽尚存未有不爲所  
復者唐之五王不除三思其監也或曰小人寧  
可盡去乎曰小人不能使不盡於下不可使不

盡於朝盡之之道非有他也黨則漸散於外魁  
則必置於刑斯義也解卦備之矣曰解拇曰射  
準是也

遁說上

遁之言遇也夫方決於上而返復生於下陰有  
心於合而陽不擬其來故謂之遇也陽來為復  
內之也陰生為遇外之也一陽為微虞之也一  
陰為壯防之也防而為之慮故曰女壯虞而為  
之謀故曰朋來陽之性介而易孤陰之性牽而

善媚以一柔而遇五剛則能借其勢以為壯也  
陽藉其勢而陰滋其類自此為遯為否為觀為  
剝為坤不至於消陽不止也曰勿用取女者恐  
為所乘也此聖人所以慎於遇也然而遇之為  
義不可廢也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  
正天下大行也剛遇中正之柔男得幽貞之女  
則人倫物化由茲大行不然則為亢為戾萬品  
庶物無由章顯矣故遇不可無也不可苟也遇  
而正則陽道得行遇而不正則陽道將消其辨



在乎幾微之際不可不慎也象曰天下有風姤  
后以施命誥四方天至高也物至卑也天之於  
物也以風動而後遇也后至尊也民至卑也后  
之於民也以命誥也而後遇也風無所不觸命  
無所不達遇道之大行也然而可虞者伏矣風  
自下而上則陽德升自上而下則陽氣伏天下  
有風陰之將壯也后之施命豈得已哉上世言  
德而不言化中古言化而不言命以命誥四方  
者不能無虞也勿用取女命誥之謂也

卦說下

姤以柔遇剛非正道也故近則得之遠則失也  
五不言遇尊君也初為陰遇之主也陰不能以  
不牽而不可以不正故必繫於正應乃為得吉  
也若不牽於一而務進不已凶之道也然初本  
不貞之陰惟務躁動必且為羸豕之蹢躅失其  
所牽矣柎在車下所以止輪令不動也以金為  
之則剛而且靜所以喻君子也羸豕謂牝豕也  
群豕之中殺強而牝弱故謂之羸豕所以喻小

人也二遇於初最先者也以陽納陰制之使不  
得逸包有魚之象也然陰可包也不可賓也賓  
之則違勿用之戒矣故曰義不及賓也三說乎  
初而承乘皆剛故居則不安行則不進其象然  
也然道雖過亢履則得位苟安於不遇而能自  
危厲則無大咎也四應乎初二有其魚故失之  
也失其所應則宜以靜為主而或妄動凶不免  
也五居陽明之位以制一陰之微猶以高大之  
把包覆善潰之瓜其勢甚易然而其道不可不

盡也故必深藏其明以法地務致其斷以法天  
度幾其來也不能牙其去也不能孽姤將轉而  
爲乾矣有隕自天言如天之必隕乎物無不盡  
也上九處高剛而亢矣角非遇物之具也姤其  
角則遇窮矣雖無所合亦無所比吝或有之咎  
其免哉是卦本以陰遇陽而二則不弱於遇者  
也三與上九則不與之遇者也是以皆無咎也  
四失其應而強以求遇所以凶也五之含章有  
隕其得制遇之道者乎雖然其視聖人作而萬

物觀之氣象遠矣是易之所虞也曰剛遇中正  
其有思也夫

萃說上

萃之爲卦下坤上兌順以說也順以說則無不  
通故曰萃亨也王假有廟順以說之極也但順  
而說則邪佞偏比之道也故必以正以公也利  
見大人亨利貞則言正也用大牲吉則言公也  
以正以公則利有攸往可以濟天下之事矣孔  
子之彖又足其意曰順以說剛中而應順說而

主之以剛剛而不違乎中以斯爲應故得聚也  
又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用大牲則  
惠及於衆而人心以順故利有攸往也順人心  
所以順天命也天地萬物之情即命之流行也  
豈有異於人心哉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  
戎器戒不虞澤者衆水所聚也澤聚必潰治潰  
在防物聚則爭息爭在備故簡治戎器所以戒  
不虞也卦言假廟而象言治戎者於盛聚之時  
而防其衰壞於至順之時而虞其不順也易之

為慮深矣哉

萃說下

萃之為卦二陽相比而群陰萃之君臣合德萬物極感之時也然而聖人不以此自喜也故於陰之求萃也以傾邪為戒陽之主萃也以強亢為戒者懼盛聚之易耗是所以能保其萃也初之若號正而不終者也三之嗟如不正而棄者也上之齋咨涕洟不正而未安者也三者或有應或無應或當位或不當位而皆曰無咎者何

也物之求萃順也陰之欲萃於陽順也其安於不萃也亦順也故曰無咎也二之所居正也所應正也而亦曰無咎以其介於不正之間也以陰居陰志於靜退與眾聚而異操者也民之多僻獨正則危變節則悖惟引之共為君子俟其相孚乃以合萃於五斯茅茹之象也曰利用禴者以誠意萃上不尚物也初之乃亂乃萃如媚之徒也三之萃如嗟如躁進之徒也二能以中正而引之於吉則皆君子也六握為笑者群陰

相連握而笑不知有正也此未孚之時也下之  
三陰皆萃於四者權之所趨也而四或私其萃  
於巳則咎苟歸其萃於上則吉此臣道也二言  
引而五言大引則廣善大則盡善矣五為四陽  
所承群陰所仰故曰萃有位而亦但曰無咎者  
四專而據權不自持也故必元以善其始永貞  
以善其終始終盡善無不孚矣嗚呼保天下之  
萃者非大法小廉君明臣良不萃也二之引吉  
四之大吉大小協恭也二以孚為利五以匪孚

為戒君相合德也萃天下者其時哉

易說卷之四

楞伽山人馮時可著

升說

升之六爻皆無凶咎者升本上進而以巽順處之則何凶咎也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者陽爻在下未孚之際不免于憂故用見九五之大人則勿恤也勿恤者下得上而慶也南征者上得下而行也南為陽明征則剛健以坤趨乾所以吉也若以陰之陰彌足其闇非吉也彖之所

謂柔以時升者就六五居尊以釋其意也六五以陰柔之質而起升貴位者時也升不以時則為竊據時至不升則為懦闇惟以時升乃巽而順也剛中而應言九二也剛不違中未始不順也初之允升信於二也二之用禴孚于五也信于剛則不為援孚于柔則不為亢小臣行志大臣納約無不順也三正而且巽下之陽有助而上之陰不拒其升也如入無人之邑莫能禦也四以陰居柔處升之際履順之始而最近于君

下體三爻皆因以上升者也若能率之以事上如王者之合萃以亨鬼神則吉而無咎也二言用禴四言用亨皆取其誠意交于上也不言升者二應五四承五避逼上之嫌也六五之升升于治也居柔應剛利在于貞既得其正則治道可次第而舉矣曰升階者升有序也上六之冥升時暮而猶進也居順之極非好進也勢不已也上柔下剛以身調劑不能自遂惟利在于不息之貞而已貞以為久豈貪昧哉不然日消之

勢何能富也嗚呼君子之升升以德也曰兌曰  
孚曰亨曰貞勉以德也三無所勉者正以行巽  
位居其中不待勉也

困說上

天地之氣由西而北則漸趨于陽由北而西則  
退守于陰坎下兌上斯為困也彖曰困剛揜也  
以二卦言之兌陰為柔坎陽為剛坎在兌下是  
剛見揜于柔也以六爻言之則九二為二陰所  
揜四五為上六所揜也剛應升進今揜而不施

其猶君子為小人所蔽窮之象也坎險兌悅處  
險而不改其悅則君子之道也所以悅者由剛  
而不失其中履正而能體大也剛則能正中則  
能大能正不能大可以修己未可濟物故曰貞  
大人吉以剛中也正大之道施之於身行之于  
物待其自感苟急于求通而借口說為筌箒則  
賈忌致疑彌見其困耳吁嗟口非所以濟困也  
顧厨俊及標榜之議盛于一時而黨錮遂起君  
子不能復振則違尚口之戒也嗚呼君子之吉



在于貞大人口何為乎坤之彖曰天地閉賢人  
隱坎下兌上天地閉也身隱矣焉用文之哉

困說下

困剛揜也以三柔揜三剛非特剛困而柔亦困  
矣柔之困也以犯剛為忌以退守為安剛之困  
也以動躁為戒以靜感為福蓋陰困其宜也陽  
困其變也而株木葛藟金車赤紱其詞低昂則  
聖人扶抑之意也初以陰居下欲之其應二隔  
其路故有坐困之象也困而自遜不傷夫陽得

其所避故不言凶咎也上六無應而乘剛行則  
纏繞居不得安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也然窮  
能思變苟知剛之不可乘也而去之吉之道也  
初在下而入以入為退六在上而征以征為退  
皆能不犯乎剛者也三以陰體而承乘皆陽小  
入而志武者也進過乎四則如戴石退據乎二  
則如坐刺困之甚也然其犯剛之志猶未已也  
有傷而進無交而求六已征矣而猶欲合之為  
助其孰與應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也入不

如初去不如六困而有害者也夫小人之困濫則賊物守則保躬君子亦何困也雖有困非小人之困也曰困于酒食困于惠也困于金車困于行也困于赤紱困于治也居下者澤不及物則困居上者治不及遠則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爲困于酒食也然而體剛居謙處中能靜爲德之盛物所歸也坎北方之卦也朱紱南方之物也離之應坎通塞之間也惟宜利用至誠如享祀然以待其至苟不安處俟命先往

求之則降志隕節凶自取也咎將安歸乎困奪于先名驅于後君子之所宜慎也四志在初而隔于二則所以來彼者徐徐也無偶求行雖已有堅利之具不行也故曰困于金車吝也然以陽居陰履謙之道二必不爭初亦不叛也九五以陽居陽而所乘之四所應之二又皆剛壯則爲用武之君也以用武之君且爲上陰所揜忿其不恭致其威刑未免傷瘼故曰劓刖也坐甲當敵赤紱無用故曰困於赤紱也然剛中說體

畔換之黨久必自消故曰乃徐有說也得其說而孚以至誠則且受天下之福矣嗚呼平城之圍赤紱之困也兩階干羽則所謂利用祭祀也諸爻文或相襲而旨各有歸九二之征凶以進為征也上六之征吉以退為征也貴陽而賤陰也貴陽則欲其慎於進賤陰則欲其安於退也陰之困也曰不覲曰不見其妻曰動悔陽之困也曰方來曰有終曰有說故困者小人之所為困君子無困也語曰聖人無危地其然哉

### 井說上

井之繼困以其下藏而上出也困則藏亨則出行藏有時井之德為最善也六爻之詞皆無凶咎者以井之用於人而不求用能全其天也所謂無喪無得也無喪則無凶無得則無吉也上六言元吉者以及物也物之吉也非井之吉也卦言羸其瓶凶者不用者之凶也非井之凶也君子施澤於天下則天下受其利君子無利也苟其澤不獲施於天下則不用者之責也君子

何咎也井所以無喪無得者以其剛中也天一之水為坎坎流則失其貞能保其貞者惟井也冬溫而夏涼不變於寒暑不剝於風雨霜露惟其剛中而能保其貞也以卦畫言之二陽居中二陰居外應其象也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象曰木上有水井者木以德言非以器言也造化以五德用事而水為之紀木為之行故水木之為用相通也當閉藏之時則木氣入於水下而井為溫及發生之時則木氣出於水上而井為

溢木氣之出入惟井為可見而坎之為卦又自巽而成者也陽之上生一陽謂之太陽生一陰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謂之少陽生一陰謂之太陰少陽之上生一陽而為巽又生一陰而為坎巽五坎六坎在巽上也故曰木上有水也水獨言井者惟井之為德不失坎之真性也木上則水上興作之時也君子觀之故以身勞民為之勸相也勸之使養相之使養自古聖王興發補助體此義也勸相不懈所謂養而不窮也

養則民不困而吾道亦不困此井所以繼困也  
井說下

井自下而上出故功成於上吉歸於上君子出而能濟天下之衆者義猶是也夫君子者以天下爲體者也遯非其下也出非好上也會逢其適不得不然也然而道之成也必成於出故井之爲義以出爲貴也初之無禽泥蟠之象也遯世而不見知之際也二之射鮒浮沉閭里之際也少有所見者也三之井渫潔其內而可食也

四之井甃飾其外而可汲也所謂修身見於世而猶未用也五之井冽寒泉則志高行潔用於上矣而所食猶未廣也至上六之井收勿幕則已推其美群利其有博施而有常井養之功爲大成哉夫井之成成於德也有遯世不悔之精神則有萬物皆覩之氣象君子之養天下亦在養其德也

革說上

革者天地之變也天地不變則聖人不變變非

聖人之得已也卦爲離下兌上澤中有火之象也澤中有火非正也所謂陽水不治陰火潛然大澤之中或常有之蓋兌爲少陰非北方正水也而以敵南方之正火水火相戰火氣旣盛水不能制而生變也息者生變之謂也變之所生生於不合也故曰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也中少二女同居而有水火之性則必至相克不止相離而已天下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樂於革哉聖人者因天地之

變而爲之變也變革之道以規易矩以琢爲朴協贊化育而與天下更始非可造次也故曰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日有十二辰而陰陽終始相生相息之道盡矣謂之已日則原始要終推所以生寃所以息變無不盡而不使其有變也精神所運天且弗違而况於人有不孚乎孚於萬民則大而且通孚於萬世則利而可久悔其亡哉是非文明以說不能也文明則能照徹乎義理悅則不驕拂乎時勢時勢所至義理所

在也義理所在天地之心也天下人之心也故  
 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天不順人不應  
 南巢牧野之師何舉哉是湯武者其以夏桀商  
 辛為水火為二女也或曰日為離象日之入澤  
 有巳日之象時之不能不變猶日之不能不巳  
 也故變非聖人之得巳也因天地之變而為之  
 變也

革說下

革之諸爻下則議革者也上則主革者也初居

下位在革之始可與守成未可應變故曰鞶用  
 黃牛之革也鞶以牛革堅仍甚矣其誰變焉二  
 得其中上應乎剛革其時也陰不先唱臣不居  
 要曰巳日乃革則主其詳也從其順也革道庶  
 幾矣夫君之革孚於巳日之際也臣之革革於  
 巳日之後也以緩為革所以革也三處離之極  
 居下之上征則有凶雖正亦厲也故革言之至  
 三主於就而不輕移變則孚於人心也以因為  
 革所以革也二征言吉者柔當上也三征言凶

者剛忌進也四值變之際不嫌於過中處上之下又利於居陰所以悔亡也然必信下之志而後改上之命則命無不行革無不善也五以大人之德爲革之主損益千古斟酌百王文章之美煥炳宇宙龍飛其德虎變其威有孚之慶豈待占乎三之有孚求孚於上也四之有孚能孚於下也五之有孚上下罔不孚也上六革道之已成者也上有革命創制之主下有潤色鴻業之臣蔚然其文如豹變也虎變文章之大者也

豹變文章之小者也君之神理寄於經綸臣之道術飾乎法令則化彼天下小人所以革面也革道已成貴在無爲故居則得正而吉征則躁擾而凶也嗚呼聖人非樂變也疇不欲邁堯而逢舜哉如時勢何湯武而用黃牛之革也堯舜以爲辜矣故虎變非得已也變而復征湯武不爲也嗚呼末季之變無足觀矣秦皇之繁令上六之征也安石之新法九三之征也豈惟堯舜抑亦棄於湯武者也



鼎象也聖人畫卦不專取象而象無不該義與象合則因象以名卦也井與鼎之象民用之大者也享上帝養聖賢又鼎之大用也故專舉以言也耳也鉉也腹也足也卦之畫似之而爻之詞未必泥也所謂不可為典要也以木巽火用火之象也木上有火生火之象也天顯其象人終其能鼎所以成也草木得水而滋得火而實木上有火火氣發於木杪也有鑽燧則有鑄鼎

其道然也內巽順而外聰明因象以見德也禮甲法地知崇效天君子之巽而聰明也所以能正位凝命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中之為用見於其位君臣上下各正所居之位則不失天命也位正而命凝鼎成而形養其義寧有二哉

鼎說下

鼎之貴上也猶井也其待用也有次不可紊也其始用也在去其否顛趾出之否斯去矣妾之

事夫子之事父居勞惟先執後惟賤其宜也否  
出而加實矣則去其敗味者二之仇有疾是也  
言仇其所疾不使安於鼎也疾不即矣而火氣  
過急使其耳革不可舉移則雖有雉膏之美不  
食也然方致其調劑之功則悔必虧而終獲調  
也鼎既調矣舉非其人則折足覆餗其形沾濡  
不可以亨帝養賢故在上者加以金鉉而貴其  
舉又適以玉鉉而節其宜上帝聖賢無有不亨  
鼎其大利哉君子之調和天下亦猶是也舉而

論之則初居下位者也曰利出否治無位之奸  
者也二居尊位者也曰仇有疾繩有位之邪者  
也二以剛居中初以柔居下才不同也三之過  
剛居變革之時求治大急而下無所應者也然  
雖體陽爻統屬陰卦若不全任剛亢務在和通  
則悔虧而終獲吉也四居柔而乘剛承上而應  
初者也知小謀大不堪其任所以辱及其身也  
五體柔而任當位者也以金為鉉濟以剛也上  
體剛而居成功者也以玉為鉉節以和也柔以

濟剛患其不貞剛以節和無不利矣嗚呼井之與鼎水火之用也水之貴通也火之貴節也收以上水通之也玉以鎮火節之也此二卦之上所以言元吉言大吉也

### 震說

坤求於乾得其初九而為震震乾之長男六子之最先者也陽氣盛畜而過於二陰故震迅而為雷也震之為卦上下重震故曰洊雷也陽之不可下天地之道也陽之不終下天地之機也

故柔而乘剛所必震也猶小人之乘君子人欲之蔽天理其暫也而終不能以掩正也震之六爻初四為主而四之震處於上下重陰之中有互艮之體上有所震下有所牽不若初陽之能主也故初曰虩虩四曰遂泥也不正之陽自懷震懼滯而不足以震也二在初陽之上故曰來厲五在四陽之上故曰往來厲或往或來則其來厲而實緩也二喪其貝失其位也五居陽位不可失也故曰億無喪也億者大也象所以言

大無喪也有事者修省之謂也躋於九陵危險之極也曰七日得者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故復其位也自二至上又自上而二則七數也三遠乎初則震蘇蘇而聲漸緩矣又必行而自避無乘剛之逆則可以無眚也上居最遠又當四之不振則震索索而無聲矣然其陰柔之質猶尚恐懼故視瞻狃徨矍矍然也曰征凶者上無所征必往而救三也往而救三則為逆剛所以凶也不往而任三之被震則止於震隣雖失婚媾

之情不失奉陽之義即有言奚恤也蓋陽可避也不可逆也扶陽抑陰聖人之心也本天地之心也或曰初為震主而曰笑言啞啞吉者尊陽也陽居其吉則陰居其凶宜也而二曰七日得三曰無眚五曰無喪上曰無咎者何也有恐懼而無逸豫也臣之事君小人之事君子恐懼自抑則何危也故危所以致安也安所以召危也危而後知危者下也不危而後知危者上也諸爻之義皆危而知危者也非不危而知危者也

故無咎也亦無吉也若夫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者則不危而知危者也以安爲危則不以危爲危也故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艮說上

艮之爲卦一陽居二陰之上陰止而陽靜故爲艮也彖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陽上陰下未嘗不應不得已而應故謂之敵應敵應則雖應而不得相與也不相與者不相引也不相入也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行止以時不以我也

以我則行亦止也象曰思不出位言思而止也既曰思則非不應也不出位則不與也君子反求諸已而此心渾然在中內不膠係外不安排所謂止其所也如是則耳目視聽莫非天理而天下之事衆寡小大紛至沓來不能奪吾之真矣故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或曰思何以言止曰心之官則思豈能廢其職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所謂止也若欲息慮以求所謂止則二氏之止也非聖學之止也

艮說下

易言艮其背程子以爲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其說本之王輔嗣而近於息緣住靜非聖人經綸無所倚之學也故朱子以止於所當止釋焉蓋背之爲體內而腑臟外而肢骸無所不當而無欲無思其靜與動皆有止意故取象焉天下之故千變萬化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而各有定理不可加損則所謂當止者也得所當止而止之惟道是體何已之見惟道是用何

人之見人已兩忘其道光明何咎哉斯卦也以陽臨陰以耦承奇不相凌節有物各得所之意聖人因物付物日應萬變而成其止也必以不見物爲止則心固隨物有無而動止者乎非止矣雖然行止各有其時而獨以止爲準則安重堅實乃學所以聚而道所以凝也彼過於止者不猶愈夫過於流者耶觀六爻所示初之艮趾四之艮身五之艮輔爲無咎爲悔亡至于上九之敦艮則直歸以厚終之吉雖以二之艮腓不

拯亦但曰其心不快而三之列寅至于處世乖戾隔絕之甚然不過曰厲薰心而已未始言悔言凶也嗚呼聖人勉人以止也深矣哉

漸說

漸之進也以止為進聖人所以慎于進也取象于山上有木何也木上升而山下止有進而能持之意也木之在山當風飈所搖撼其勢為危而仕之進也立貞悔之交則不可以不慎也初之干也睽而正也厲在人言示以無咎欲其守

正也三之陸也合而邪也凶由自取戒以禦寇欲其閑邪也四之木也據于所爭之地也利在居易而後危可安也五之陵也處于所塞之途也利在履道而後間可合也曰于曰木曰陸曰陵皆進而能懼者也獨二之磐為進得其安然曰飲食衎衎亦有需之義而不敢躁動也上九之升達也其漸益高其修益潔不惟為用抑且為儀也羽曰可儀則又非進而不止者也二爻居吉無所可懼而聖人一則曰不素飽也一則

曰不可亂也其戒深矣聖人於進之之時常有止之之意峨峨清遠不以物自累而後能理天下之物故曰止而巽動不窮也

歸妹說

歸妹之繼漸何也漸以女歸為象止靜而巽順其進有漸不失其道所以為正若歸妹之為卦也男動而女悅悅以動失其正矣女之失正不可承家故初之為姊二之處幽三之反歸四之遲歸皆所以抑之也雖六五以柔中居尊修飾

過於君后然必能自持盈而不敢逼陽斯得其吉爾苟如上六之處于窮極無所仰受雖承筐剗羊莫有與者何所利耶士之貪慕富貴而不以正應者豈可使之秉鈞持軸居于人上其無攸利不尤甚哉是卦之與漸異者彼以懼此以悅也

豐說

世而曰豐盈之極也非王德曷能至哉然而可憂者伏矣欲其勿憂則宜如日中之偏照通夫



隱滯斯勿憂矣大抵盛衰倚伏之機人所難見  
即見矣而優柔不斷又何濟也必如拆獄如致  
刑明斷相資而後其豐可保也何以致是在人  
而已初之遇配四之遇夷小能協力大能開誠  
所謂相資也曰雖旬無咎往有尚者初在下位  
與大臣相隔不接以日而接以旬也但其德相  
應何咎之有往而從之則事功成矣二之見斗  
三之見沫以下之明值上之闇也故宜正巳以  
感之去邪以防之有孚發若正巳也折其右肱

去邪也人之肱惟右為動又處陰位象小人之  
陰險而躁動者折之斯無咎矣國家當豐亨之  
時人主喜事而躁動之小人乘之何所不至唐  
喪師于南詔宋開釁于熙河皆以此也五之來  
章以臣之明為明也六之豐屋蔀家以豐盛自  
滿而為近習所蔽也蔽于近習賢者退矣其凶  
也不亦宜乎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秦皇漢武  
宋之道君皆有翔于天際之意漢能自悔秦宋  
卒不覲而凶吁可畏哉

旅者客寄之名或宦或賈皆羈旅也志在有獲

而莫之止故聖人戒焉其卦上離下艮火上行而山下止行而能止止以為行處旅之道也初之瑣瑣居卑而行卑灾由自取無論已二即次而不求多則得三焚次而不知抑則喪四能自下故具資斧而不快五能處中故居文明而不有射雉一矢而復亡之者言不有其文明也終有譽命上下與之其宜也乃若處離之極其位

既高驕而不順樂而忘憂則焚巢喪牛上下莫與矣大抵旅以處外為義爵位貨財皆外物也知其為外而安之得不求多進不求速處不求高旅之善物也

巽說

巽者卑順之名以陰居內非聖人所取也所以得小亨者陰伏二陽之下陽居二五之位以柔順剛以剛乘柔也剛不乘柔則為隘為暴柔不順剛則為諂為怯聖人戒焉初以陰居卑故所

利在武二以陽處陰故所用在誠曰用史巫紛  
若吉無咎者何也巽在牀下卑巽之甚施之于  
人則有攀援阿狗之意不免為邪矣以此格神  
則誠意默達吉之道也四乘剛而所依者正故  
能獲強暴以亡悔五重剛而所位者正故能更  
命令以亡悔兩言悔者陽不可抑亦不可過也  
三志窮而巽其巽也為不得已上位高而巽其  
巽也為不知止故三言吝而上言凶也大抵貪  
鄙之夫愛其富貴權勢不復為苟利社稷進退

以之之計而顧忌利害怵惕譏讒極其巽順阿  
諛以保其所有不知威斷既失權勢亦從而去  
矣故曰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曰貞者彼亦  
以能自持保為正也以持保為正豈所謂正哉

兌說

兌悅也取于麗澤欲其相潤而不流也悅而流  
焉斯為邪矣諸爻惟初為吉以其與陰相隔無  
所黨係也二比于在上之陰以信而亡悔三比  
于在下之陽以來而致凶四知三之為邪故以

剛德裁而隔之五虞六之爲剝故以中正孚而感之曰未寧曰有厲戒也上六以夫陰質而處于悅後以悅引人者其心也獨五之能戒不爲所剝則其悅媚之迹亦隱晦而未至于光顯也悅之感人最爲可懼故貴和貴介而所惡者來與引也或曰兌爲口舌悅在心而發于言言所以宣悅也六爻之詞簡不欲尚口也所以止悅也亦猶之壅澤不使其流也此聖人之深意也

渙說

渙者所以散盪險阨非德通神明才當艱劇不能拯也故曰王假有廟利涉大川然不可以優游也故用馬以求拔用奔以求安不可以偏黨也故斥其私于已散其群于人所散者小而所聚者大故曰渙有丘匪夷所思也破邪散黨非常之原也必神之以不可測之機而形之以必不可賴之智豈尋常思慮所及乎惟夫號令之頒則又當以王者之正道居之故曰渙王居無咎也謀則神之令則明之所以大畏民志也然散

群而不盡其類頌號而不通乎隱則其憂潛伏  
其害復滋又必使其血去使其惕出然後居於  
遠害之地而極渙之功成矣此非德足以格廟  
才足以涉川者孰能致是是卦乘險而六爻無  
凶所謂聖人無死地也

### 節說

節之爲卦內兌外坎彖文所謂悅以行險也人  
之性本易于流而勢位利便尤能悅人而使其  
沉溺不已惟知險則自止矣方悅而止節也節

本中道也不節非中也過而至于苦亦非中也  
故曰不可貞不可貞者不能正物也物不能從  
其誰正之初之不出戶庭無位而能守也二之  
不出門庭得位而過怯也凶吉之辨昭矣三以  
陰處陽以柔乘剛不安分而凌節也故曰不節  
之嗟又誰咎也四臣道也以安爲順五君道也  
以甘爲貴大抵節其在我者常失于怒而節其  
在人者易流于苛五之甘節以節節天下者也  
節天下而使天下甘焉其有功誰如之上六處

節之極過節之中不能其以至于苦者也以此  
施人則物所不堪雖正亦凶以此修身則行在  
無妄其悔不亡哉爻之終係以凶者為戒也而  
復曰貞曰悔亡甚矣聖人之重節也

中孚說

中孚者信發于中也魚者蟲之幽隱豚者獸之  
微賤誠信在內光被萬物雖微隱必及矣信及  
于物則能涉難矣然又利在於正信而不正不  
可復也象曰澤上有風中孚言感而不激有孚

之義也初度四為正而繫心于一也故雖有他  
人不能樂也二與五為應而能履其中也故雖  
隔重陰不能間也此孚得其道者也曰虞者慎  
始也始之能慎終難變也曰鶴鳴子和者立誠  
薦至雖在闇昧物亦應也所以應和惟德是與  
不為利也故又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三居  
少陰之上四居長陰之下對而不相比敵之謂  
也然而邪正不當故言行之間變動不常也四  
承于五陰德盛也居盛德之位而與物校失其

盛矣曰馬匹亡者絕三之類不與三爭也五居尊位群物之主也必以誠結人如拘孿然而後無咎也此孚道之盛也上九居巽之極巽為風有變動之象天下之事窮則變變則通當事勢窮極之時而乃固執一節之信欲以求伸而不知止譬如信小鳥之音而欲其登徹于天也則雖正而不可行矣是卦不言信而言孚者上下相應以悅以巽所以致信也泥而不通其蔽也賊失其所以孚矣

小過說上

易以小為陰小過為卦四陰揜外二陽居中陰過於陽小者過也陰雖乘勢而二陽處於上下之間為之防遏故彼不能大有所過而為亂此亦不能大有所過而為治也曰小過亨利貞者言君子之治小過欲其通也不欲其固也固而不通則事不濟通而不正則人不服故利在於貞也可小事不可大事者補偏救弊不能大有所為也然又必示之以能容之量擴之以不競

之心而後大者可吉所謂飛鳥遺之音不宜上  
宜下大吉也小人所爭者小其過於言也如飛  
鳥之遺音何足深追君子惟不與之計而坦然  
爲之下則疑忌不生而忿忿潛消此治小過之  
道也象曰山上有雷小過雷之在山也其聲爲  
過聲之止於山也其過爲小君子行過乎恭喪  
過乎哀用過乎儉其過也所以矯世勵俗也不  
能移世而止於矯世不能革俗而止於勵俗可  
小事不可大事之謂也嗚呼君子豈樂於小而

不能大哉世之治也反一無跡則以道爲功世  
之否也因貳以濟則以過爲功以過爲功君子  
之不得已也

小過說下

陰之過陽也爲小過而過有得失則所居之位  
不同也合而論之初上兩爻陰不中而過者也  
初之應四曰飛鳥以凶小人躁進者之凶也上  
之處元曰飛鳥離之凶小人過盛者之凶也皆  
過而過者也二居中而比三能制其過者也五



居尊而比四能治其過者也曰過其祖遇其妣者以位而言也祖始也謂初也居內爲妣過初而履二位故曰過其祖遇其妣也曰不及其君遇其臣者以不應乎五而安於下也於內則言過於外則言不及過於內而不過於外臣之小過也密雲不雨陰盛於上未能行其恩施廣其風化故能弋取至近在穴之物而已不能除暴戡亂於天下也治於近而不及於遠君之小過也此上下四陰之別也至三四兩陽則三過剛

而四居柔者也故三之弗過乎陰則當爲之防四之弗過乎陰則惟爲之戒也陽過剛而陰方上其禍不可測陽居柔而陰已上其禍猶可遠故曰戒曰防之不同也然而君子於小人也防之固難遇之尤難求進則與之爲競而見擠固守則與之爲異而見媚故雖當利貞而又當勿用永貞也以道自守以權自濟不得已也雖然小過之時君子困矣小人亦何利哉初上之詞可爲鑑已過至於亢將何所遇飛而不已將何

所託矰繳之所離也災眚之所及也曰飛鳥以  
凶又曰飛鳥離之凶聖人之終始為小人謀也

既濟說上

乾居坤為坎坤居乾為離坎離之成既濟猶地  
天之成泰也而六爻相應剛柔當位既濟尤得  
其正焉然而功成物極聖人所慮也故卦辭言  
亂終爻言厲其為戒則無一爻而不然也曰既  
濟亨小者民物受祉於下君臣憂虞於上亨小  
而不亨大也曰利貞者剛柔之位無不正利在

於固其正也初吉終亂文王以數言也而夫子  
恐人有所諉也則曰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  
其道窮也數歸之天道責之人不容諉也剛柔  
皆得中而獨曰柔者剛近於上將為亢矣柔之  
得中輔乎剛而為行剛之近亢反乎柔而自止  
人君當豐溢之時欲心日進則戒心日止既止  
則以剛明而趨闇昧不免為濡首之厲矣象曰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水在火  
上炊爨之象也食以之成養以之濟而一或不

戒則火熾水溢反能滅火既濟者且為未濟矣  
君子體此所以防先於患也防患者非防患於  
彼也防止於此也和下爻為震首之剛失象曰  
入既濟說下初爻曰日豈限來少日豈期也  
卦之離先而坎後也有始明而終暗始麗而終  
陷之象故至於上為濡首之厲也然其為傲也  
自始至終無一爻而不致意也初之退而後進  
也二之喪而後得也三之憊而後克也四之濡  
而後戒也獨五居其尊不言戒而勉以福者戒

之至也初之曰曳輪也曰濡尾也非不濟也心  
常慮患事不輕為不果於濟也二之才能濟而  
無所喪者也然處明應剛居二陽之間而上無  
所承下無所比則必見侵故曰喪其弟也中正  
之道不可終廢待時而動必應於五無不得也  
三以剛承坎過於求濟者也四以柔乘離慎於  
處濟者也求功於外孰與彌隙於內故既濟之  
所急者非才也所最忌者則小人也九五履正  
居中濟世之主也然而善始則易善終則難故

又舉祭祀以爲戒也作事在東收功在西創制於始文爲繁密則當以簡約寧壹終之使天下亨安靖之福故曰東隣之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也象所謂時者當其可之謂事惟其可不求過也曰吉大來者舊者已除新者方來也不能持盈則有往無來矣嗚呼人心之神與造化之氣共往來者也心不止則吉大來心止而治亦止矣上之濡首是也

未濟說上

以卦言之離陰上而坎陽下也水火之志不相資也以爻言之陰爲君而陽爲臣也剛柔之不相相當也志不交分不定所以未濟也然而陽居陽則不亢陰居陽則不靡陰應乎陽陽應乎陰所以志睽而終得也分乖而終正也故曰未濟亨也亨者天也實人也不終窮天道也不使窮人事也卦詞之戒戒乎人也易於乾之未言亢龍戒陽也於未濟之始言小狐戒陰也陰之應剛也患其不力也患其不果也故以狐之幾

濟而濡尾者爲戒也狐本多疑小者力弱故舉以爲喻也不戒陽而戒陰以陰當位也象所謂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者察其所以異而求其所以同也物以群分方以類聚辨則水火之相克也居則陰陽之相應也此君子之以人事贊天道也

未濟說中

未濟之爲卦也以水火不交也是以居中者其責重三四兩爻任其責者也三出坎而承離故

以涉川爲利四居離而履坎故以伐國爲功三以位四以才拔難樹功上下所倚藉也三之才雖不正而所居陽也所應陽也所比陽也雖欲諉焉其孰與諉故不宜避難利濟難也征者去而違之也上下交責所以凶也苟任而濟焉上下助之無不濟矣故曰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也四履非其位而才稱其任者也靜而以正自勉動而以剛爲用則悔所以亡也功所以建也賞所以得也曰震用伐鬼方者力去陰邪如伐遠

然也二爻皆當濟難之地者也若初之濡尾二之曳輪或自量而不能濟或自避而不急濟未可語此也五居其成而言君子之光者以濟任人則可見者惟光也上處其逸而言有孚飲酒者以濟聽天則所事者惟飲也濟難在人而德不可不修獲福在天而義不可不盡貞吉者勉其修德也濡首者戒其違義也天人之道盡於茲矣先賢曰易終未濟易不可窮也易不可窮者天人相為貞勝也

### 未濟說下

未濟諸爻皆因坎離以取義亦辨物居方之謂也初言濡尾在坎之下也二言曳輪在坎之中也三言利涉在坎之上也四居明之下則言伐鬼方明最為下故所治在幽也五居明之中則曰君子之光言明而不炫也上居明之極則曰有孚於飲酒言明而能達也有孚於飲酒者不得於時則有得乎酒也上九才過乎剛勢居其極求濟不已則患必生非所以濟也故以飲酒

自樂從容以待命明之至也自古拔難濟險之才非不多也而或遭讒取忌中道而傾覆則知人而不知天明有未至也惟明哲之士則能不與物爭而待時爲濟孔明之吟嘯於先子房之辟穀於後皆得乎有孚飲酒之義者也若過於自信自樂則爲劉伶阮藉之濡首矣以身與世相爲陸沉豈徒無濟且有害焉曰有孚失是易戒深哉

易說卷之五

河圖洛書說上

吳郡馮時可著

衡山廖稱著朱陵篇其論洪範以爲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歐陽公深加稱嘆以爲六經失其傳而諸儒得措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恠妄之尤甚者雖然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大傳言之矣河不出圖論語言之矣謂昔之河洛未有圖書吾不敢也謂今之圖

書出於河洛吾未信也九十之辨義禹之辨何其紛紛也以八卦爲河圖者劉歆之言也以洪範初一至初九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者班固之言也是或一說也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相生之數誠得其理則數之相生者皆理之不易者也卦疇錫於龜龍律呂協於鳳凰聖人造化玄感默契豈待顯示而後知哉是故雞雛可以觀仁山木可以知性梅可以察理兔可以畫卦觸之而通靈爲昭昭執之而求則終冥冥神

非天苞也竒非地符也圖書在易易在聖心所謂神奇也秘之而退藏於密泄之而錯綜其數其所泄者即其所秘也不求之聖人之密而措意於龜馬之有無九十之異同是何足以語易

河圖洛書說下

河圖洛書造物示於卦畫書契之前者也圖之五位乎中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一而六二而七三而八四而九命之流行不息也物之始生醞釀於元氣則滋潤故一爲水滋潤者氣必暖



故二爲火氣煖者必覺達故三爲木覺達者必  
堅凝故四爲金火位乎南男也金位乎西女也  
水爲父而木爲子也水火金木非土不成故一  
得土而六成二得土而七成三以八成而四以  
九成也此天地間對待之定體也洛書之中與  
河圖之中一也至其四隅則克以西南而火金  
禪形生以東北而水木繼體水氣左旋而生木  
也火氣右行而克金也子紹乎父男交於女此  
宇宙間流行之妙用也萬物始於土而終於土

圖書之五居中者冲氣也冲氣也者所謂人受  
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聖人之畫卦則於是焉卦  
之貞悔係乎中之得失也其一之居下者即五  
中之一也五者中之機轄也一者中之根莖也  
乾之勿用大衍之勿用皆此一也六七八九之  
錯綜無窮乾坤六子之摩盪不息皆以此一也  
吾人亦有五也亦有一也吾人之所謂一者不  
匹合於萬物而妙萬物者也乘御霄霓滔騰大  
荒錯綜經緯一之爲變不可勝原也然則聖人

所以則天地者豈則其數哉

四合先天後天說

伏羲八卦乾坤坎離爲四正震兌巽艮爲四隅  
所謂先天也文王八卦坎離震兌爲四正乾坤  
艮巽爲四隅所謂後天也先天之爲後天也以  
變易而成也四正相交則變其卦體四隅不相  
交則易其方位乾交於坤而變爲離坤交於乾  
而變爲坎離交於坎而變爲震坎交於離而變  
爲兌此四正之交也坤得乾而以陰承陽則退

居西南乾得坤而以陽薄陰則退置西北坤居  
巽位則巽順乎坤而移於東南乾居艮位則艮  
避乎乾而移於東北此四隅之易也造化之變  
易自然而然也乾坤爲父母而坎離代其位震  
巽用其權艮兌終其事故坎離者乾坤之用而  
六子之體也坎陽裏而陰表離陰裏而陽表陰  
陽之際性命之宗也六虛之動坎離爲之動也  
萬化之流性命爲之流也是故八卦者天體之  
自然也心體之自然也非二聖之獨智也

先天圖說

伏羲之圖所謂八卦方位也外此而橫圖也圓圖也方圖也則皆邵子之圖也圖從中起其心法也三圖不同其揆一也橫圖之序始乾終坤而震巽居其中陰陽不起於乾坤而起於震巽也震巽者陰陽之初也由震巽而坎離由坎離而艮兌由艮兌而乾坤所謂圖起於中原於此也即橫圖之兩儀中分之則為圓圖即橫圖之八卦重累之則為方圖圓圖周圍皆八也而震

巽居中為之交接方圖縱橫皆八也而震巽居中為之聯屬故圖起於中者震巽為之也天之根也月之窟也六十四氣之樞也在人心則寂感之交也萬事萬化之本也所謂先天之學心法也

後天圖說

先天之為後天何也乾自南而北以與坤交則退居亥位坤自北而南以與乾交則退居申位亥者子之父也申者金之母也乾居父位以生

水而坎子居北故水為天一子首十二辰也水生木則震居東木生火則離居南火生土則坤居西南土生金則兌居西至於金則又生水焉土本居中分王四方乾坤艮巽皆土位也坤為陰土而收火之餘氣則不過寒故能生金艮為陽土而藉水之餘氣則不過燥故能資木乾之牡金得土而旺故能為父以生水巽之陰木得土而培故能為母以生火金水相生乾居其中此乾為陽而主生氣也火金相克坤居其中此

坤為陰而主殺氣也五行之變不可勝窮而不能外此也此太極之周流也自強不息體於此也

天根月窟說

坤逢震為天根陰之孕陽也乾遇巽為月窟陽之生陰也乾坤先天也自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自一陰之遁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由後天以返於先天也長子代父而乾後焉萬物以之牙長女代母而坤

委焉萬物以之歛此震巽所以為乾坤之用也  
 震巽之出入造化之所往來也造化之所往來  
 皆天理流行自然而然無將無迎無起無滅過  
 者化狙存者神妙是故心之為根也心之為窟  
 也生生不息與震俱出與巽俱入儀象卦爻之  
 體無不包也無戕其根無障其窟則滿腔皆春  
 也以此吹萬則八絃九野無非春也

辯伏羲卦圖說

或問伏羲之有四圖何也曰伏羲有一圖而無

四也其橫圖也圓圖也方圖也後人準易而為  
 之者也橫圖之說前已詳矣圓圖則乾午坤子  
 離卯坎酉陽南而陰北一順一逆流行中之對  
 待儀天而為之者也方圖則乾始西北坤盡東  
 南陰南而陽北有逆無順定位中之對待象地  
 而為之者也伏羲當結繩之世始畫八卦足以  
 原測淑清剖判大宗矣而歲運月節終始之故  
 又何紛紛條示於忘言之民也予於歸熙甫之  
 論有合焉其曰易圖邵子之學也非伏羲之書

也易不待圖而後見也大傳曰神無方易無體  
卦散於六十四可圓可方一入於圓方之形必  
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爲卦而卦全紐卦以  
爲圖而卦局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天者聖人  
之所獨得而人者聖人之所告人也故聖人之  
作易凡所謂深微悠忽之理舉皆推之庸言庸  
行之中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圖書之燦然者莫  
是過矣是故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有易則  
無圖書可也熙甫此論可以決千載之疑矣或

曰是圖也因伏羲重卦而有也曰重卦者文王  
也演易之謂也楊雄司馬遷之言然矣自淮南  
子有伏羲六十四變之說而王輔嗣虞仲翔之  
徒以爲重於伏羲其後又有言神農夏禹者更  
千載而無決定之說以愚觀之必文王也即易  
之名亦始於文王也於大傳徵焉大傳之言曰  
包犧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  
情未嘗言包犧氏作易也言文王之作易則屢  
屢矣曰乾坤其易之門耶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又曰易之興也其於  
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  
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  
是可徵也所謂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  
凶所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  
象其物宜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  
以行其典禮所謂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齋  
戒以神明其德所謂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  
明而生蓍皆指文王也或曰筮龜協從虞書豈

欺我哉曰古者格神有素折筵結筭皆可以筮  
未必若今人之筮也以此爲重卦之驗實未然  
也聖人者因天之變而盡其變者也羲皇先天  
則萬象之用藏於冥默虞夏中天則三極之道  
見於勲庸惟文王當殷之將喪師也值周之方  
得衆也處上下之際居治亂之間凶而貞之以  
吉動而持之以靜以不易之心迴變易之天而  
不能也故因而重之效其用於兩體寄其心於  
六位而陰以維其衰亂也故君子謂之幽贊觀

其見無首於乾之用九戒永貞於坤之用六可  
以得其所重之志矣或曰周禮大卜掌三易之  
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何也曰三易之  
名因文王作易而并名之也不然周禮何不稱  
曰某易某易而但曰連山曰歸藏也其曰經卦  
皆八者言八卦為經常之卦三代所共也曰其  
別則六十四者言周易之別於前代以六十四  
卦也後代註疏之儒誤以則為皆也遂啓千古  
之疑而實不然也即淮南子之言曰伏羲為之

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其語抑何掬而不精  
也爻因重而後有也三則為畫六則為爻爻者  
交䟽之窓義取於兩卦之交也故孔子曰八卦  
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卦即  
為象不待定之名而為象也重即有爻不待繫  
之詞而為爻也彼既曰伏羲六十四變則爻在  
伏羲所重之中矣周室之所增者又何畫耶蘇  
飛李尚之徒務為辯博而不探義理其何足據  
也若夫所謂大成之易中成之易小成之易皆



出於後人之附會即周禮之書儒者亦未盡信也况淮南耶或曰是固然矣然神農之耒耨取諸益交易取諸噬嗑者取於重卦也黃帝堯舜垂衣裳治天下取諸乾坤者取於重卦也伏羲之佃漁取諸離者取於所自重之卦也可以知伏羲之所重也曰固哉子之論也繫辭之所謂佃漁也耒耨也交易也衣裳也舟楫也牛馬也門柝也杵臼也弧矢也宮室也棺槨也書契也所以必備舉而言者言六十四卦足以盡民用

雖聖人之制作不能越於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苟必待取卦而後制器則先聖爲器象而畫畫非自然後聖據卦象而制制非自運所謂竭心思耳目者又何爲也若然則包犧氏盡重之亦包犧氏盡制之可也何必有所遺以待後聖卽後聖若神農氏既能取益以耒耨取噬嗑以交易何不能取乾坤以垂裳治天下又何不能取渙以濟不通而必有待於黃帝堯舜耶若然則允爲妾妾亦始於羲皇之世耶坎爲盜盜

亦作於羲皇之世耶子之言固矣蓋伏羲當治世故畫卦以泄天地之秘文王當衰世故重卦以盡天地之變伏羲非樂於簡也文王非樂於繁也與時之道不得不然也彼明夷也無妄也革也渙也蹇也遯也惟世衰而始見也苟伏羲預設之而預兆之豈所謂無將無迎與時消息耶聖人所以效天地者易簡也所以窺天地者精蘊也通其變而極其數者不得已也

太極說

易有太極夫子贊易之詞也太者無上之稱也極者獨至之稱也太極者三極之總名也蓋自三聖立畫陳象之後孔子恐人執象以求之而昧於義理也故曰易有太極為昧者說也自極而尋之物雖衆可以執一御也由極以觀之義雖博可以一名舉也得其自然之主不宰之宰則六十四卦原無卦也三百八十四爻原無爻也蓋雖不言無極而無極之意寓矣周子之加無極於上則似乎二之也其所謂動而生陽靜

而生陰者吾亦未敢從也繫辭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指畫卦而言也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而以至於六十四若母之生子故曰生也卦畫有先後而理氣無先後陰陽爲動靜而動靜卽陰陽今日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是太極先於陰陽也陰陽後於太極也動靜爲之母也陰陽爲之子也至神者而象之至妙者而物之可方可圓變動不居者而規圓以圖之得無滯乎汲冢周書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

莫如無極周子蓋祖之以加贊乎太極而不知太極之不必加也

九卦說

易之爲卦六十有四而聖人獨舉九卦也曰作易者其有憂患則以是九者爲處困之道乎曰非也聖人之憂患者憂患天下之迷復也乃其處困又何憂患焉是故九卦者所以釋天下之憂患也其重在於復而先之以履與謙則有意乎其言之也夫道與器不相離而神與迹不相

判也然而以道自命者率以器爲拘以神爲玩者率以迹爲滯易之爲道盡性至命變動不居者也故貴虛樂肆者依焉此聖人所深憂也憂之如何以禮勗之而已履者禮之所以行謙者禮之所自起也履以閑邪於外謙以聚精於內心可復矣復而不固其復有時而失也故不可以不知恒恒而不通其恒有時而泥也故不可以不知損益能知損益則私欲日消天理日瑩雖處危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左右逢原如

井之勿幕處處皆足至此則觸機而動順天而應如風之無所不入而無所阻礙故可以行權也學至於行權則此心真體渾然全復矣然必以禮爲之基爲之柄則聖人之學可知也是故禮非明也易非幽也易爲之動禮爲之主雖不可爲典要而未嘗無典要也虛無放蕩之論詘於是矣或謂聖人作易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用其機權以求尊於天下此不知聖人憂患之心者也

易家註疏說

商瞿六傳而易道岐矣談理者祖丁寬而測異者宗孟喜其後京焦費鄭純純紘紘玩心於恍惚射變於應響聖人之旨不絕如綫自王輔嗣之疏出而文義坦明江左並傳其學諸說退舍矣然而孫盛非之以爲叙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贖無聞至於六爻變化群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催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至程叔子著傳頗采於

弼而參以胡翼之王介甫二家顧爲南軒所少乃朱仲晦復爲本義詳疏精釋與程說相垂者十有二三是故治易之家亦如聚訟談無執有各立闕牖訓詁占候共交金湯原其大義孔翼具焉彖彖而闡之爻爻而贊之象象而伸之何缺何虧神而明之存乎人爾嗚呼易道之在天地炳如也羲不爲簡孔不爲繁秦不能廢漢不能加至於今而賀賀焉學者之過也蓋古者窮經而今也誣經古者專經而今也竊經竊之爲

罪也小而誣之爲罪也大若此者凡以神明之  
弗求而惑於異說也四顧而辯乙鴻重部而談  
六鷗豈能定其真妄占其進退哉

易繫雜解

共三十六條

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程子以游魂爲變爲  
存者亡堅者腐消散而不反之謂其於游與變  
之義似未盡也夫陰精陽氣聚而有身此所謂  
精氣爲物也魂則此心之神也物有形有質固  
常以聚散爲有無神則無聲無臭詎當以生死

成聚散哉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游之謂也  
賈誼曰忽然爲人化爲異物變之謂也孔子曰  
未知生焉知死夫人也念之往來識之起滅生  
死之根也所以其終也能游而爲變先賢謂不  
必以既返之氣爲方伸之氣然而魂則不滯於  
氣者也物物者也故可以返亦可以來也至於  
天宮地府之說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者然宇宙之內總之以氣相感清曠者得天之  
氣吝嗇者得地之氣潔修者爲神鄙瑣者爲鬼

夫其所自取也寧足爲怪或曰爲仙爲佛何也  
曰此雖世外之故而亦非理外之故也易之所  
謂變者其故不可勝原也

近儒之論一陰一陽之謂道曰此冲漠無朕之  
初也非也陰陽形而下者也曰一陰一陽則其  
動靜往來闔闢升降循環無端積微而著由著  
而微始終不已而莫知其所以然所以謂之道  
也故無朕之初一陰一陽也有象之後亦一陰  
一陽也若但曰冲漠無朕則引之於后要之於

終者獨非道乎惟一陰一陽之謂道可以見理  
氣之非二物也或以繼善爲陽成性爲陰繼善  
爲先天流行之氣成性爲人物受生以后保合  
居方之質亦非也聖人蓋言一陰一陽此道之  
流行於天地者也所以繼道之功而終天地之  
能者惟人之善也繼之則能成之矣然是人之  
本性而非有加也故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  
之德也若夫先天流行與夫人物受生則所謂  
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非所以語繼善成性也性

無善惡而見有偏全故仁知滯於所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曰百姓日用者日用乎道也可以知性無惡矣其有惡者蔽於氣也氣有雜揉則失其性矣非有所謂氣質之性也

大衍之說其說不同京房云五十者為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凡五十也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焉馬季長云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

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荀爽云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也鄭康成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九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也王弼云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謂萬物籌策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若用之推演天地之數惟賴五十其餘不



賴也朱子云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官天  
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九  
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智力所能損益也  
諸說於此拆其衷矣五乘十者即五其十也五  
十者數之成也去其一則起變動矣極其數而  
虛其一者有有形之氣則必有無形之理也所  
謂非忘象者無以制象非遺數者無以極數也  
○易非爲卜筮設也即卜筮以明理也故曰聖  
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著卦爻三者

之道盪除萬物之心而其無思無爲之體則退  
藏於密不可得而窺也蓋著生卦立六爻旣貢  
吉凶一聽之於天則人爲之妄去矣所以能盪  
除其心也若聖人之心則渾然太極民可由而  
不可知矣是故不著而神不卦而知不爻而貢  
無吉也無凶也亦無患也惟其參三才而體萬  
物則民之患猶已之患也故吉凶與之同也所  
以其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者可見也不然退藏  
於密而已矣何神何知之可言哉蓋聖人無吉

凶也以與民同患而後有吉凶也此惟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能之也洗其心則民心服同其患則民患消以神爲武又何殺焉  
吉凶者貞勝者也朱子註云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似乎未得其旨不若康伯之註也康伯之言曰貞者正也一也夫有動則未免乎累殉吉則未離乎凶盡會通之變而不累於吉凶者其惟貞者乎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萬變雖殊可以執一御也

此數語較之朱說其義精矣蓋吉凶者生乎動者也人之所以動者由其殉吉而有所貪欲也然而求榮則招辱求得則致喪亦自然之理也若能不造不爲冥心任數而乘御於太虛則無吉也亦無凶也即有吉凶之卒至而吾之無吉凶者足以勝之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以貞爲貴惟天下之一正而後能勝天下之萬變非我之求勝而彼之不能勝也堯舜不以樂移天下之憂以正勝吉也孔顏不以憂易一身

之樂以正勝凶也正之爲道自造化而來者也  
故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  
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康伯之言信矣  
孔子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悔者自責以省  
愆道心也故雖有疵而日損吝者因過以自解  
人心也故雖無疵而日增均之小疵而實有消  
長之勢矣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言君子既見事之  
幾微則須動而應之不待終其日此其赴機之

速也然非僥捷敏給者所能也惟介於石者能  
之也欲不入其心則其心凝定心不累於動則  
其動光明進無畔援退無遲留又何終日耶君  
子之介於石非執一不變也微以窺天彰以察  
人柔以法陰剛以體陽合乎神道同乎冥運與  
時爲變而其中不變所以爲萬夫所瞻也  
聖人知幾其神不待察者也顏子至明以察其  
機者也故曰其殆庶幾乎聖人與善爲一故知  
不善於未形之先顏子與善有間故察不善於

方形之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者天下之事有不善者未嘗不知也不善未嘗不知則不萌之於心也知之未嘗復行則不形之於動也此顏氏之所以庶幾也非謂顏子之有不善也亦非謂顏子之行而能復也惟其以心而察不善視之純乎天者稍有違爾若曰顏子有不善則何以爲亞聖何以爲庶幾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孔穎達之說曰易之爲用人欲數知既往之事者易則順後而知之人欲數知將來之事者易則逆前而數之宋儒邵朱之說曰自一陽始生之復起冬至節歷離震之間爲春分以至於乾爲純陽是進而得其已生之卦如今日覆數昨日故曰數往者順自一陰始生之姤起夏至節歷艮兌之間爲秋分以至於坤爲純陰是進而能推其未生之卦如今日逆計來日故曰知來者逆然本其易之所成則自乾一而兌二離三而震四巽五而坎六艮七而坤八如橫圖之序與圓圖之右方而已故曰

易逆數也近儒有言曰往者陽之舒也來者陰之歛也陽自內而達外故順陰自外而反內故逆陰之歛不極則一陽不能復生此復所以次剝也易者生生也然必本於歛靜則所謂逆數也安公石易牖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爲易有數往之順數也楊用修之言曰易畫自下而上易畧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下曰順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順

右徂左曰逆愚謂所謂易逆數也非逆而反之也事未來而欲假象以先知之則爲逆觀其事迎之之謂也數往知來蓋爲伏羲文王兩卦言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伏羲之卦也八卦相錯此文王之卦也伏羲之卦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是其定體之在先者故爲往也文王之卦置乾西北退坤西南坎離得位震巽用事艮兌爲偶是其流行之在後者也故

為來也數定體於既往則乾坤方位可以順而知之察流行於方來則元會運世可以逆而知之易之所用以占者皆因其變動故以文王之卦位為準雖逆探其變而實順因平理非若金丹地理之所謂逆也

震巽為初交震陽少而陰尚多巽陰少而陽尚多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也兌離坎艮為再交兌離陽侵多坎艮陰侵多雨以潤之日以暄之山以止之澤以說之也震兌離之陽皆統於乾乾

以君之也巽坎艮之陰皆歸宿於坤坤以藏之也然乾雖主陽而陰陽無不兼統故曰君曰帝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帝雖出入乎諸卦而帝未嘗出入也萬物之出入即帝之出入也

孔子五十以學易言以五十之理數學易也數始於一脩於五小衍之為十大衍之為五十參天兩地而為五十者兩其五五十者十其五又河圖中之所居者惟五與十也男三十為人父

女二十爲人，毋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

聖人之安土，隨寓而安也。小人之懷土，擇寓而安也。擇寓而安，則人已異視；隨寓而安，則物我不隔。故曰：安土，敬乎仁，故能愛也。

易何以謂之縈淨精微也？曰：理在卦畫之表，而不滯於物，所以縈淨道顯象數之中，而不著於事，所以精微。

易不言陽陰，而曰陰陽也。先陰後陽，有生不生，窮之義也。故不言生死，而曰死生也。不曰神鬼，而曰鬼神也。不曰闢闔，而曰闔闢也。不曰朔晦，而曰晦朔也。

近儒之言曰：無極而太極，陰陽五行，萬物自無而達於有，造化之生機也。萬物五行，陰陽太極，而無極自有，而歸於無，造化之殺機也。生機爲順，殺機爲逆。一順一逆，造化之妙用。故曰：易逆數也。此論過矣。造化無所謂殺機也。自無而達有，則生意之顯自有，而歸無，則生意之歛也。故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殺機之說出於陰符非聖人所以示天下也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非兩時也言能止於所不見則不見其所行矣故彖辭謂之敵應凡以陰應陽以陽應陰謂之和應以陰應陰以陽應陽謂之敵應敵應則雖與而不相與也絕應則偏和應則流惟敵應乃為聖人之應也聖人者以止為應以應為止者也

羅達夫之論咸卦也曰貞吉悔亡感之正也咸拇咸腓咸股咸輔逐於動也咸脢墮於靜也或失則動或失則靜皆非正也咸脢何以無悔也冥然塊然何動之有動斯悔矣悔生於心無所用心悔何從生然咸之為義皆取於感冥然塊然非咸之義也蓋自鄭玄馬融之註皆以脢為背肉而後儒因之遂以為墮於靜不知良則可以背言咸則不可以背言也王輔嗣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為無志其志淺末故無悔而已孔穎達云五在上四之間明



其淺於心神厚於言語斯得之矣

孔子之淵源在易作用在春秋易書著其理春  
秋見諸事春秋之天王易之乾也春秋之春夏  
秋冬易之元亨利貞也易以四德該人事春秋  
以四時表王法

十翼者上彖一也下象二也上象三也下象四  
也上繫五也下繫六也文言七也說卦八也序  
卦九也雜卦十也或疑繫辭非孔子之作然其  
義甚精非聖人之徒不能述也義盡八卦而無

有文字當風氣質素故與天下相忘於無言也  
文王之卦辭視之義繁矣周公之爻辭視之文  
又繁矣孔子之十翼又何紛紛也世衰道微不  
得已也故曰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  
澤則十翼彰其用聖人之所遇不同也

復卦云七日來復漢儒解云七日當為七月謂  
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所  
歷七辰故云七月王輔嗣云陽氣始剝盡至來  
復時凡七日鄭康成引易緯之說云建戌之月

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  
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  
成數言之也程子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  
疑於無陽也然何時無陽蓋陰陽之氣有常存  
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朱子曰凡陰陽之  
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腔子成  
此一畫坤卦非是無陽陽生甚微未滿腔子也  
饒子曰十月之前半月有剝而未盡之陽小雪  
以前也後半月有復而方生之陽小雪以後也

剝之陽方盡於上而復之陽已生於下天地固  
無休息之時也自宋儒之論出而漢儒之言爲  
滯矣天下未有一月無陽亦未有一日無陽所  
謂七日來復者日者陽物七者少陽之數陽之  
新復則所謂少陽也又極永之畫時七則回七  
日者此純陽四月之日也而於一陽始生之日  
言之者望之也臨之八月有凶者於陰則豫愁  
其盛也復之七日來復者於陽則豫慶其盛也  
故曰及復其道也

帝無出入於動而見其出也故曰帝出乎震巽者春夏之交也生意畢齊若有所以潔度之故曰齊乎巽夏者四氣之中陽與陰相遇所謂始也故曰相見乎離坤在西南養物之方也帝主其始而委其成於地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生氣已成殺氣未見萬物說其成而忘其殺故曰說言乎兌西北爲陰而乾陽居之是陰陽相薄之象也以將盡之陽敵方盛之陰故曰戰乎乾坎爲北方之卦萬物於此歸藏休息若有以

慰勞之故曰勞乎坎至於艮則止矣不止則不成不止則不生止者成之終而生之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大哉艮乎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亦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萬物齊乎巽故文物在東南戰乎乾故戎馬在西北薊北之土廬坎之色也江南之石赤離之色也

巽順也而爲躁坎陷也而爲通言其寃也風極則急水溢則行故順於人者能競世者也下於

人者善趨時者也

陰陽之精泄之於水故坎之爲盜也盜陰陽之精也人物之精泄之於智故知之爲盜也盜人物之精也聖人之退藏於密所以完其精而不使盜也

包荒者君子之量也包承者小人之術也天下積安則多荒穢之事天下將否則多順承之人○德常喪失於小心常厭倦於雜故曰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當言動之微而辨之不誘

於物則復其初矣當酬酢之煩而安之不厭於事則恒其德矣

損先難而後易者逆乎情則先難順乎理則後易也益長裕而不設者德日進則寬裕心日下則不侈張也

睽於時而不順者偏曲之士也順於時而無制者委靡之士也巽則無之矣故曰巽德之制也制則稱物而有辨矣然而不露其迹不炫其能故曰巽稱而隱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曰物則滯生而死也曰變則神死而生也生不知其所自來死安能決其所自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世儒紛紛爭辨於輪迴之有無者陋矣

易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詭恠闔闢實有此理莫非道也苟達乎道則牛鬼蛇神鮫人龍伯非恠也不明乎道則指之屈伸拇之運動無非恠也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

人之道也天下之道貞夫一私則二矣一君二民貴一賤二主於公而斥夫私也二君一民棄一向二主於私而背夫公也陸象山曰學問不得其剛則是二君一民也同爲恭敬若不得其剛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剛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卦之字義從圭也圭所以表信也卦以決疑求信也孔穎達以爲卦者掛之於壁懸物之杙也或以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爲一圭者非也

彖者茅犀之名狝神是也取其物之知吉凶也  
易者或曰廬螻之名守宮是也取其身色十二  
變也宋儒以陰陽爲易謂日月相函而成也鄭  
玄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也變易也不易也  
朱子亦曰易有交易變易之義要之繫辭所謂  
生生之謂易者盡之矣

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宋儒曰摩是八卦以  
前事盪是有卦以後盪而成六十四卦此語非  
也摩交感也盪推移也惟陰陽之交感共相切

摩所以八卦之運化推移而不息此不可以先  
後言也

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乾坤之用也故日月運行  
一寒一暑日月之運行以星辰爲紀日在牽牛  
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也遠人而寒東井火  
宿也近人而溫太玄經云日一南而萬物死日  
一北而萬物生語亦準此蓋謂夏至日南在東  
井則萬物向死冬至日北在牽牛則萬物向生  
死萌於生生牙於死相摩相盪之謂也

易言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言柔變而剛則晝而陽矣剛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太玄經云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一夜陰陽分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本諸此也又曰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晝夜散者其禍福雜言晝爲陽陽吉而禍少夜爲陰陰凶而禍多晝夜雜則禍福亦雜揚子以好醜禍福別陰陽晝夜其意主於扶抑而其語視之於易未免有疵矣

易言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指文王也文王伐崇伐密退而修德因壘而降斯不殺之武也言古者避武王也孔子於論語言周之至德於易言周之盛德不曰文王其意微矣後之儒者以古爲伏羲也抑何悖謬伏羲治結繩之民與天下相安於茫寐何以見其神武哉

與天下

共

...

首

...

...

...

...

...

...

...

...

王

...

...





